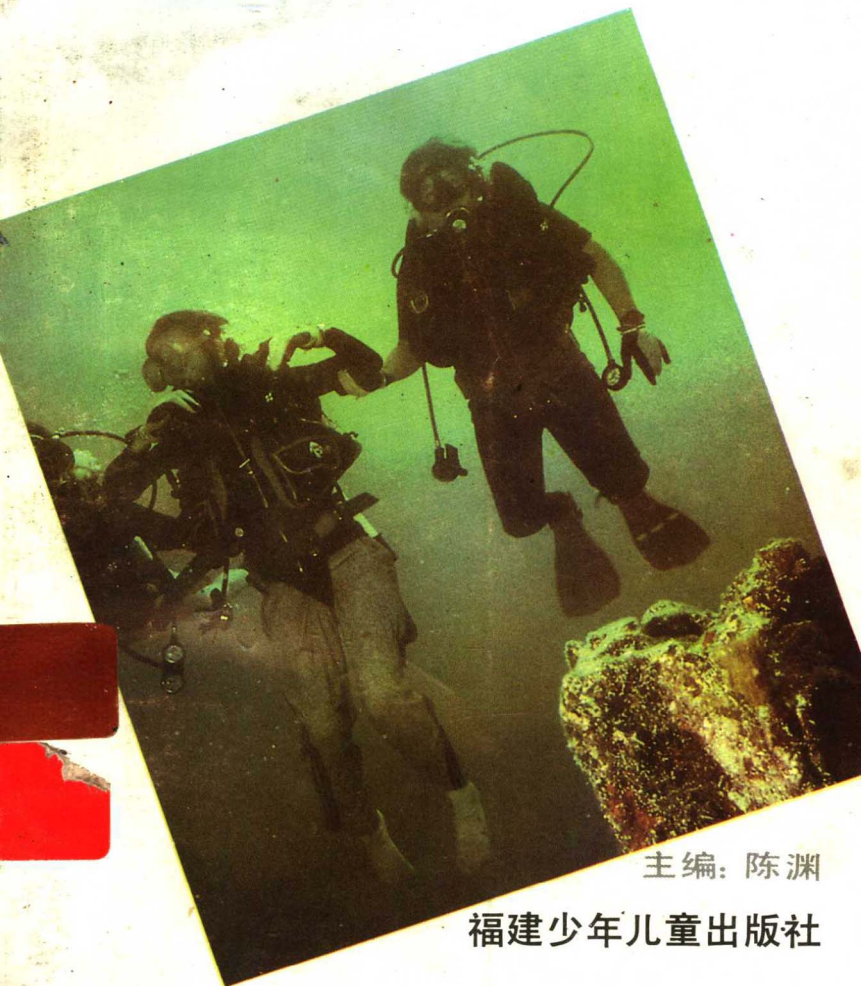


世界科幻小说精品丛书

SHIJE KEHUAN XIAOSHUO JINGPIN CONGSHU

# 外星族



主编：陈渊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 外星族

[美] 阿伦·D·福斯特 著

任泳 黄元森 施苏农 译

闽新登字 06 号

外 星 族

——世界科幻小说精品丛书(第三辑)

[美]艾伦·迪安·福斯特 著

任 泳 黄元森 施苏农 译

\*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 59 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连城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6 9.333 印张 2 插页 172 千字

1992 年 2 月第 1 版

1996 年 5 月第 4 次印刷

印数·43421—53500

ISBN 7—5395—0758—6

I·115 定价·9 00 元

## 内容提要

很久以前，一艘外星球的飞船停在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和内华达州交界的地方。这艘巨大的飞船载来了许多外星人，他们在此安顿下来，成为一个独立而怪异的部族。

故事是从赛克斯警官的搭档塔格尔在执勤时遇害开始的。赛克斯为了弄明真相，只好让自己不喜欢的年轻警官弗朗西斯科帮忙，进入外星人街区寻找元凶。弗朗西斯科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外星人的后代，是他们中第一个警官。在他的帮助下，赛克斯查清了凶手是哈考特，并设计捉住了哈考特及其同伙。押运途中，哈考特等人夺车逃命，又杀害了几名警官。在警察的追捕下，哈考特无路可走，服毒自杀了。赛克斯赶到时，看见的只是哈考特的一具冷硬的僵尸。其实，哈考特并没死，危险关头，他使出外星人绝招，变成一团模糊的影子，骗过了赛克斯，并扭脱了赛的胳膊关节，把他扔进海里。危急关头，弗朗西斯科赶来了，只有他知道外星人的致命弱点——怕海水。海水能将其皮肤灼伤溶融，并导致爆炸。于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搏斗开始了……

## 前 言

谈起科幻小说，无论在国内或国外，少年朋友们几乎没有不喜爱的。近年国内的影视界等大众传播媒介，甚至玩具公司，都竞相以科学幻想手段来激起少年儿童的兴趣，丰富他们的生活。相比之下，对于外国科幻小说的翻译出版却远远没有那么热火。广大少年朋友在课业负担逐渐减轻的条件下，很想看一些外国科幻小说。正是这种情况促使我们决定翻译介绍一套《世界科幻小说精品丛书》，来适当满足少年读者课余文化生活中的饥渴。

然而，外国科幻小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作品，对人们起过什么作用，今后可能产生什么影响，无论是青少年朋友还是其家长，都很想了解。

真正的科学幻想小说在世界文学领域里是个新兴的独立文学体裁，并已成为通俗文学中的一个流派。严格地说，它的特点是以人类科学文明为基

础，以带有科学探索精神的幻想故事为内容，其中有典型人物、曲折生动的情节和特定的环境，并且以合乎科学推理的浪漫主义文学手段去描写过去、现在和未来（主要是未来），从而激发人的想象力和求知的热情。作为一种独立文学体裁的科幻小说，至今已有一百七十余年历史。它的孕育和诞生，还有一段萌发时期。有趣的是，最初带有科学幻想性的原始边缘科幻作品，大多是跟科学家的名字连在一起的。伟大的天文学家伽利略和凯普勒早在17世纪写的《星空通报》和《梦》中，就把月球旅行这个带有科幻文学色彩的主题，跟科学探索结合了起来。当然，这还不算现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不过，它给后世的文学家很大影响和启发。后来许多作家把小说创作建立在科学假想的基础上，摆脱了神话，形成了萌芽期的边缘性科幻小说。从此科学推理的灵魂和大胆幻想的精神便越来越普遍地为人们所接受，最后终于植入了科幻小说萌芽的土壤。

历史跨入19世纪以后，英、美、德、法等国先后完成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在西方世界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科学技术的演变，使科学进一步分化；资本主义的发展，加深了社会矛盾和冲突。因此，以科学眼光来观察世界就更加变得理所当然。原来并不十分自觉地以科学幻想手法创作出来的边

缘科幻小说，便逐渐变成比较自觉地以科学幻想为独立体裁的作品，于是真正的科学幻想小说流派便形成了。为早期经典科幻小说作出重大贡献的，大多是文学史上享有盛名的严肃作家。例如，英国的玛丽·雪莱和乔治·威尔斯，以及法国的儒勒·凡尔纳。

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又译《科学怪人》）已被公认为世界第一部科幻小说。它通过一个人人类双重性格的形象，触及了人类与科学、科学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及其后果。法国作家凡尔纳在科学知识的基础上大胆设想，并预言未来。他的作品所作的预言，基本上都已被科学的发展所证实。英国作家乔治·威尔斯把科学幻想和推理同社会学结合起来，以科幻小说形式揭露了现实社会中的矛盾和冲突。他们都成功地以科学幻想小说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逼真的图画，把疑问、预见以及隐约可见的、好或坏的后果推到社会面前，让人们去欣赏、鉴别与思考。

概括说来，科幻小说自形成独立文学流派时起，不是侧重于自然科学主题，即西方科幻界所说的硬科幻，便是侧重于社会科学主题，即西方科幻界所说的软科幻，或者二者相互交织。经过20世纪20至40年代现代科幻小说复苏的“黄金时代”和当代“战后觉醒时期”，乃至六七十年代新浪潮运动

后的“繁荣时期”，‘正统的严肃科幻始终保持着这一特征，其影响所及不仅渗入了其他文学流派，吸引了严肃主题作家的注意，而且引起了科学界和教育界的巨大反响。不少举世闻名的高雅文学作家，如马克·吐温、詹姆斯·希尔顿、乔治·奥威尔以及冯尼格特等，都曾以科幻手法写出了寓意深刻的传世之作。不少发达国家已在中学和大学阶段将科学幻想列入教育计划，力求尽量去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求知的热情，尽可能地引导他们去创造美感，引导他们去追求真与善，去探索和建设理想的未来，同时提醒人们对假、丑、恶有所警惕。这也正是科幻小说得以源远流长、绵延不绝并始终吸引人的原因。

不过，鉴于外国科幻小说的翻译，在我国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古典边缘科幻和近代科幻代表作已基本上有所介绍，我们决定侧重于翻译介绍现代和当代英、美、德、日和苏联等国的科幻小说。主要选编“人类进化及变异”、“宇宙太空和异星生物探索”、“时空转换和奇异世界探险”、“生态平衡破坏引发灾难”、“科学实践与未来社会”，以及“幽默讽刺、隐恶扬善”等题材的优秀作品。

然而，应该说明，科学幻想小说毕竟只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文学形式，而不是科学发展远景的蓝图或实验报告。科学幻想小说的内涵，即使有某些似



乎可信的科学假设，也总是带有模糊的超前想象性质，甚至有悖于纯科学的原则。我们只希望这套丛书不仅能够有助于读者了解什么是外国科幻小说，而且能够极大地丰富青少年朋友们的想象力，激发起积极的科学探索精神。

最后还应该说明，为了编辑出版这套丛书，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编辑，在整套丛书的规划、题材和篇目的选定以及译稿的审决处理方面，给予了不少指导和帮助。作为主编和译者，特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我们同时殷切地期望，广大少年读者关心这套丛书，随时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以便今后我们翻译和编选每一辑丛书时集思广益，把《世界科幻小说精品丛书》编得更好。

主 编

1992年1月于上海

# 目 录

|    |           |        |
|----|-----------|--------|
| 一  | 死湖上空的异星飞船 | ( 1 )  |
| 二  | 突发事件      | ( 12 ) |
| 三  | 异星客搭档     | ( 41 ) |
| 四  | 侦缉行动      | ( 64 ) |
| 五  | 可疑线索      | ( 91 ) |
| 六  | 异星人聚居区    | (124)  |
| 七  | 交友俱乐部探秘   | (143)  |
| 八  | 物以类聚      | (168)  |
| 九  | 海滩浮尸      | (196)  |
| 十  | 电脑网络的提示   | (217)  |
| 十一 | 车间里的秘密    | (237)  |
| 十二 | 追 捕       | (252)  |
| 十三 | 异星毒梟的覆灭   | (287)  |
| 十四 | 友谊长存      | (312)  |

## 一、死湖上空的异星飞船

凡是见到它的人都管它叫做奇观，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把这估计错。

飞船悬浮在莫哈维万里无云的蔚蓝晴空，船体庞大，竟令人难以置信地成了金属和塑料混合制作的一处城市景观。天晓得是什么玩意儿。它突然幽灵般地出现在干涸的死湖上空，纹丝不动地悬浮着，仿佛是一尊被钉在天幕上的银色浮雕，俯瞰着南内华达山脉。

最先发现这艘来访飞船的是加利福尼亚州兰开斯特的麦科伊一家。他们正前往布里奇波特作为期一周的徒步旅行。当时，马克·麦科伊正好从福特家的窗口探出身子，突然，他大声嚷道：“霍利·贝奇萨斯，爸爸——快瞧那玩意儿！”如今，这句话就像恺撒大帝的名言\*以及“对一个人来说是

---

\*原文是veni, vidi, vici：恺撒大帝向罗马元老院报捷时所说的一句话，意为“我来，我见，我征服。”

一小步，但对人类来说是一大步”一样，已经稳稳地载入了人类的史册。马克的姐姐曼迪是见到飞船的第二位，然而她的话却既没人记得，也不见有文字记载。

还有一位是卡车司机。他正在运送一批牛肉到洛杉矶去。在他后面的是一位加利福尼亚州公路巡查队队员，他竟直愣愣地直盯着那“幽灵”，足有十分钟，这才猛醒过来，急忙答复手上的无线电报话器的呼叫，那玩意儿里面的声音近乎狂呼乱叫。后来，更多的人注意到他们头顶上的闯入者，于是，来自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和内华达州各地的报告纷至沓来。那天上午，沙漠地区的空气格外清静，两州忐忑不安的居民们全都一览无遗地看到了它。

飞船的船体有6英里长。

军队表现出他们工作的高效率。他们发现情况后，只用24小时便将飞船悬浮地点围了个水泄不通。不幸的是，由于动员过于仓促，三个平民和半个排的士兵分别死于意外事故。然而，在实际可能降落地点的那一边，人们仍有足够的空间插足围观。因为你总不能将一艘6英里长的宇宙飞船遮掩得无影无踪！不过，军队曾企图封锁395号国道和几条辅助公路，在煤渣跑道上设置路障，安排阿帕克攻击型直升机不断盘旋巡视，以免私人飞机靠近。空军则派遣从AH-C到F-16等一切飞行器投入飞行。战斗

机驾驶员不得不经常进行密集型巡逻飞行，因而，没隔多久，便纷纷觉得头晕目眩。民航交通在尤马上空改变了朝南的航向，几乎在接近弗雷斯诺市时又改变了朝北的航向。同时，苏联的间谍卫星也改变了它们的轨道，为的是更好地拍摄克里姆林宫需要的所有特写镜头的照片。

人们纷纷跑出来，要亲眼目睹那艘飞船。他们开着小轿车、野营车、吉普车，巴伐利亚汽车厂生产的豪华车，温宁巴哥牌旅行车，通用汽车公司制造的公寓车……蜂拥而来。许多家庭架起野餐桌，堆起木箱屏障，搭起围栏，接着便展开手提式卫星接收盘，让孩子们快乐一番，他们眼下年纪还太小，不可能对6英里长的宇宙飞船留下什么印象。“乐善好施”组织的成员毫无顾忌地同来自西洛杉矶的雅皮士们厮混在一起，这些雅皮士支起海滨椅，取出盛满果汁的酒类冷却器。从中央谷地来的蓝领阶层人士啜着巴德维塞兹酒，使劲嚼着弗利托口香糖，举行社交聚会，玩起了纸牌。

与此同时，又开来了第二支队伍——新闻记者，他们乘坐设备齐全的货运车抵达现场，匆匆校准Ku波段发射机，向全世界转播飞船的图像。

邓肯·克莱斯是首批抵达现场的记者之一。他的报道一向以简明扼要、字字句句洋溢激情而引人注目。如今他老了，两鬓染霜。不过，那次新闻报道，

却使他在亚特兰大捞到了一份轻松舒适的新闻发布员的工作，每年的薪金高达六位数。

目前，他正在替六频道地方新闻节目工作，担任“到达”纪录片的实况解说。就在他不厌其详地叙述着早已使世界发生变化的种种事件时，聚集在酒吧里的人们一下便认出了他们熟悉的紧嗓音。

“三年前的今天，在加利福尼亚州莫哈维沙漠里发生了一件事，电视上第一次出现了新客飞船那具有历史意义的形象。它的到达颇具戏剧性，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当时约翰·肯尼迪刚遭暗杀，我们中有谁不知道10月19日的那个上午他正在什么地方，正在干什么事呢！偏偏就在这么个时候，一个消息不胫而走：有人从天而降。是来自另一个银河系的人。”

凡是见到那酒吧的人往往都连呼倒霉。里面又暗又挤。大城市的酒吧似乎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味儿，让人觉得堂内仿佛比堂外更加昏暗，哪怕在夜里都是如此。来自上面和后面的光线把柜台照得透亮，仿佛把空气中的勃勃生机吸了个精光。小小的灯泡、栩栩如生的啤酒广告无穷无尽地从右到左、从上到下地爬行，香烟像萤火虫一般灵活，在电视人物手中跳动，所有这一切交汇成一种狂热不安的氛围。

和大多数酒吧相比，霍洛帕英特酒吧格外令人

恐怖，但它也比许多酒吧更活跃。大难临头前的幽默在常客中流传；弥漫在夜间空气中的众多笑声在痛苦中消融。

盆碟般扁平的单片电视机徐徐升到酒吧另一头的上方，它还在拼命播映邓肯·克莱斯的“新客到达”的壮观纪录片。大多数吃客毫不理会屏幕上的图像，对他的噪音也充耳不闻。只有少数人偶尔朝那清脆响亮的音调方向扫上一眼，其实他们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悬挂式柜台。

地板中央的某个地方响起了乡村音乐，同硬梆梆的摇滚乐混杂在一起，似乎很不协调，两种曲调虽说格格不入，倒也互不干扰。也不见有人对造成这种不和谐的情形提出异议。大部分吃客正忙于对更加重要的事情，诸如他们的上司啦，他们的配偶啦，他们一天的工作定额啦，等等，进行非难。

谈话中不时夹杂着庸俗下流话和街头俗语，对“彬彬有礼”的人们来说，这类粗言俗语在霍洛帕英特酒吧以外的地方是永远也听不到的。坐在柜台中间的那两位也并不属于彬彬有礼之辈。他们的工作正是保护确实属于那种社会的人们，使他们免遭比他们本人声誉稍好的夙世冤家的伤害。

他们就是警察。说得更确切些，他们是侦探。这两人穷困潦倒，邋里邋遢，干起事来却得心应手。此刻他们也有点儿醉熏熏了。

费多查克的祖先也许是哥萨克人——或者是受过他们迫害的农奴。他块头很大，不修边幅，穿的衣服从不合身。他上班从不迟到，也从不显出忧心忡忡的样子，他的这些品质虽不讨同事们的喜爱，却使自己得宠于上司。这倒不是他对自己的职业特别卖力或热衷，而是他实在没有别的事可干，这一点他自己心里也明白。于是他便吃起警察饭来。他曾是个优秀巡警，后来成了称职的侦探。在上司眼里，他缺乏敏锐的洞察力无关紧要，准时上班便可大大补偿这一弱点。

他的搭档阿尔特雷兹性情比较温和，这同费多查克相比说明不了多少问题。阿尔特雷兹还是个孩子。从平庸的同事身上，他非但没有学到好的品德，反而染上了许多恶习。这并不是说警察局里有许多好品德可学。他和费多查克都是凡夫俗子，缺乏想象力，满口脏话，但干起事来效率却很高。他们是天生的一对。

费多查克低下头，从广口杯里啜饮起来，可他的眼睛只管盯着闪烁闪烁的电视屏幕。他抬头时，双眉锁结到了一起。

“我记得我曾经呆过的地方。诸如此类的事你也不会忘记，对不？我记得我曾经在离阳台不远的地方冲着邻居的狗撒尿！”

坐在酒吧里靠近费多查克的那些人觉得，这种



善意的回忆有趣得令人捧腹。阿尔特雷兹只是微笑，他对搭档的打趣话早已习以为常。他对那句笑话无动于衷，不予置评，相反，他的注意力转向了亮闪闪的电视屏幕。邓肯·克莱斯听不到他的话无关紧要，对阿尔特雷兹来说，能听到自己的话才至关重要。

“该说说他妈的球赛比分啦！”

“你告诉他们，伙计。”费多查克的注意力全集中在杯子上，他的眼睛眯成一条缝。他有个习惯，只要他的嘴唇抵住杯口，就表示他遇到了不好对付的挑战。他躊躇满志地接受了挑战，尤其是那些自己乐意应战的挑战。

眼睛往上一扫，屏幕上的克莱斯已经让位给一位加州工程协会委员会的中年教授了。那位女士身穿浆洗过的蓝色外衣，看起来并不舒服。她抬手走路的样子表明，一身实验室的白大褂反而会使她行动自如。然而，对全能的电视机显象管提出的各种要求，所有人都洗耳恭听，无不照办。她心甘情愿为科学作出牺牲。至于那身蓝色外衣里面究竟是什么东西，费多查克觉得自己并不了解。

“打人类头一回注视天上星星的时候，就有人猜测，‘外星球’的人们会不会光顾我们的星球。然而，当第一次接触终于到来的时候，不但我们对星船的到达表示惊讶，连船上26万名乘客也感到意